

杜甫《贈衛八處士》

姓名：

人生不相見，動如參與商。今夕復何夕，共此燈燭光！
少壯能幾時？鬢髮各已蒼！訪舊半爲鬼，驚呼熱中腸。
焉知二十載，重上君子堂。昔別君未婚，兒女忽成行。
怡然敬父執，問我來何方？問答乃未已，驅兒羅酒漿。
夜雨剪春韭，新炊間黃粱。主稱會面難，一舉累十觴。
十觴亦不醉，感子故意長。明日隔山嶽，世事兩茫茫。

語譯

人生漂泊，見一面是多麼困難，就像天空中的參星與商星，此起彼落，永不相見。今晚究竟是什麼樣的好日子？我們竟然能在這搖曳的燈火下重逢。

青春年少能有幾時？轉眼間，你我的鬢髮都已花白。打聽故友的消息，竟然有一半都不在人世，聽得我驚心動魄，內心翻湧著悲慟。哪裡料得到一別就是二十年，今日還能重新登上您的廳堂。當年分別時你還未成家，如今兒女已排成一列。

他們神情和悅地敬重父親的好友，親切地詢問我從哪裡來。話還沒說完，你就催促孩子們去擺設酒食。冒著夜雨剪下新鮮的春韭，剛蒸好的米飯裡還摻(ㄟ)著黃粱。你感慨重逢不易，接連向我勸了十杯酒。即使喝了十杯也不覺得醉，我是被你這份深情厚誼所打動。明朝你我又要被山嶽(ㄣㄞ)阻隔，世事艱難、前途渺茫，未來又是兩兩相望不相知。

注釋

1. 衛八處(ㄟ)士：名字和生平事蹟已不可考。處士指隱居不仕的人；八是處士的排行。
2. 參、商：商星居於東方卯位（上午五點到七點），參(ㄟ)星居於西方酉位（下午五點到七點），一出一沒，永不相見，故以爲比。動如，是說動不動就像。
3. 驚呼熱中腸：見到故友的驚呼，內心感到熱呼呼的。
4. 父執：父親的朋友。
5. 乃未已：還未等說完。
6. 羅：羅列酒菜。
7. 間(ㄣㄞ)：摻和(ㄟ)的意思。黃粱即黃米。新炊是剛煮的新鮮飯。
8. 累(ㄟ)：接連。故意長，老朋友的情誼深長。
9. 山嶽：指西嶽華山。這句是說明天便要分手。
10. 兩茫茫：意思是說，明天一分開後，彼此的未來會怎樣都不知道了。

賞析

這首五言古詩是杜甫於乾元二年（西元 759 年）春天，在飽經戰亂後與老友衛八意外重逢的紀實之作。全詩以白描手法鋪陳，將個人的離愁與時代的動盪交織在一起，情感真摯而深沉。

詩的前八句從天文現象「參與商」切入。參、商二星在天體中東升西落、永不相見，杜甫藉此隱喻人生漂泊無定的常態。然而，命運卻安排了「今夕復何夕」的

驚喜，將讀者從宏觀的宇宙疏離感拉回到「燈燭光」下的親密。隨後的「少壯」與「鬢髮」對比，將二十年的時光濃縮在短短兩句中，引出「訪舊半為鬼」的時代悲劇，反映了「安史之亂」帶給當代肉體與心靈的毀滅性打擊。

詩的中段轉向具體的敘事。二十年前的獨身青年，如今已是「兒女忽成行」。杜甫透過描寫衛八兒女的彬彬有禮（怡然敬父執），反襯出老友治家有方與待客的熱誠。最動人的莫過於「夜雨剪春韭，新炊間黃粱」二句，這並非豪奢盛宴，而是農家最質樸、最即時的招待。在淒涼的夜雨中，冒雨剪韭、現炊黃粱，這種純粹的友誼在動盪的戰亂背景下，顯得格外溫暖且具有生命力。

「一舉累十觴」寫的是主人的熱情，更是兩人想藉酒消愁、忘卻苦難的宣洩。然而，短暫的歡愉無法掩蓋現實的殘酷。結尾處「明日隔山嶽，世事兩茫茫」，將讀者從溫馨的室內拉回冷酷的現實。山嶽不僅是空間的阻隔，更象徵著未來前途的不可預知。

杜甫此詩之所以能流傳千古，不在於雕琢詞藻，而在於他以「處士」（指有德才而隱居不仕的人）衛八的淡泊與熱誠為對照，映照出自己作為詩聖在國破山河破碎之際，對於安定生活與真摯情誼的極度渴望。全詩呈現出一種「哀而不怨」的底色，字裡行間充滿了對生命無常的體悟。

補充

1. 紀實：指作品如實記錄真實發生的事件、人物或情境，不虛構、不誇張，強調「生活的高度真實感」。在文學中，紀實風格通常帶有強烈的時代見證意義。這首詩即是典型的「紀實詩」。杜甫記錄了具體的時間（二十年後）、具體的人物（衛八）、具體的細節（剪春韭、炊黃粱）。它像是一段文字紀錄片，捕捉了戰亂中老友重逢的真實片斷。
2. 白描：原為國畫技法，指僅用墨線勾勒而不設色。在文學中，指不使用華麗的形容詞、修辭或典故，直接用簡練、質樸的語言勾畫出事物的形象或環境。
3. 反襯：一種修辭手法。為了使主要事物的特徵更加鮮明，用與之相反或相對的事物來表現。
 - 以「聚」襯「離」：用今晚短暫的燈下共聚（聚），反襯出二十年來的長期分離以及明日之後的「世事兩茫茫」（離）。
 - 以「樂」襯「哀」：用兒女繞膝的溫馨家庭氣氛（樂），反襯出老友「訪舊半為鬼」以及國家動盪不安的巨大悲哀（哀）。
4. 雕琢詞藻：指刻意選用華麗、生僻、精緻的辭彙，或過度使用對仗、典故，使文章顯得富麗堂皇。